

第四回 梅兵憲難途託嬌女

詩曰：

緩急人生所不無，全憑親友力相扶。
陳雪友誼成知己，嬰杵芳名為託孤。
仗義終須仗義起，奸讒到底伏讒辜。
是非豈獨天張主，人事其間不可誣。

話說如玉小姐與雪夫人、瑞雲小姐別後，隨著梅兵備回船。梅小姐接住梅公道：“日間汝舅舅邀我到昭慶寺賞梅，不料未及終席，人報提學院到，你舅舅祇得又去接他。甚矣！烏紗之苦、皂隸之俗哉！”言未畢，雪太守也到，梅公接進船，即命小姐拜見過。坐畢，雪太守道：“早間失陪，多有獲罪。前日學院發牌，先考紹興，不期今日就到敝郡，固此小弟惟恐失迎，祇得去接他。況李念台與小弟雖然也是年家，為人甚是古執，既在宦途，不得不如此。姊丈託在至戚，當相諒耳！”梅公道：“說哪裏話，你我既係至親，當脫略虛文，以真情相告。那李念台點了浙學院，原與小弟同出京。我也曾面囑他，越地人文極盛，幸為小弟擇一佳婿。今既到此，他必不失信，兄若進見時，尚與我致意。”雪太守道：“領教，領教！祇是目下還有一事，小弟方纔回衙，見塘報甚是緊急，說閩中一路，山寇猖獗。劫了庫，殺了知府，近日又沿及兩廣，人心惶惑，吾想吾兄此行正當汛地，且有甥女年幼，路途遙遠，盜賊竊發，如何去得！”梅公聽了，撫體加歎道：“閩寇作亂，小弟離京時已聞此信。小弟祇為權臣當道，朝政日非，因此討這個外差出來，訪一佳婿，以完小女終身，就是小弟晚年也得半子相依，不憂無靠。不料佳婿未逢，風波頓作，這也是我命運使然。《詩》不云乎？‘豐不懷歸？畏此簡書。’今已王命在躬，是有進無退了。”如玉小姐在旁聽見，驚得面如土色，半晌的不言不語，不覺掉下淚來說道：“此事怎了？”雪太守道：“我兄是一定要去的，祇是甥女，恐去不得，莫若留到小弟衙齋，暫住幾時，俟平靜日，送到任所何如？”梅公聞言，說道：“吾兄之言，正合愚意，但祇是小女，自令姐去後，無一刻不在膝下，小弟此番出山，也祇為擇婿而行，誰料婿尚未得，女又相離。今者闖越山川，道途險厄，天涯父女，至戚睽違，心雖鐵石，寧不悲乎！雖承老舅厚誼見領小女，但小弟此去，多凶少吉，尚不知父女相見何期！”言至此，不覺撲簌簌掉下幾點淚來。如玉小姐與朝霞從旁聽見，亦不覺潛然淚下。如玉小姐道：“爹爹暮年，且是文士，當此賊寇猖獗之際，爹爹深入虎口，恐禍生叵測。據孩兒看來，爹爹何不急上疏告病還鄉，或者聖明憐念，另遣人去，也未可知。”梅公歎道：“我豈不知？但我為嚴氏弄權，討差出外，這些有見識的，也就紛紛告退，眼見得朝廷已無人。當此天步艱難之際，內有權臣，外養巨寇，若不早除外患，必致遺害腹心。況此間賊寇，名雖為寇，原係良民，總為飢寒逼迫，賊類相攀，以至於此。我若此去，當撫則撫，當剿則剿，誓必掃清巢穴，以報國家。我已備員兵選，奉命出京，又復不去，這分明臨難退縮了。不惟負罪名教，且為嚴黨所笑矣！如何使得？”如玉小姐道：“爹爹所言，俱為臣大義，非兒女所知。祇是爹爹此去，水土異鄉，乏人侍奉，倘病竊發，暮年難堪，叫孩兒放心不下。”雪太守道：“父女離別，自難為情，然事已至此，已無可奈何。姊丈既以甥女見託，甥女即吾女也，當擇一佳婿報命。還有一話，弟倒忘了，前日姊丈見教的詩題，極有趣味，弟未及和，已發到學裏去了。吾想越中大郡，定有美才，不日文宗考試，自拔一二佳士，或者良緣有在，得一佳婿，也未可知。甥女是個閨閣英流，合配個文章魁首。”梅公聞言，便改容拭淚道：“聞兄之言，頓開茅塞，若肯為小弟擇一佳婿，小弟雖死異域，亦含笑矣！”因看著如玉小姐道：“我明日送你到舅舅衙中，不必說是舅舅，祇以父女稱呼，便好為你尋親。”如玉小姐道：“孩兒既蒙嫡親舅舅收管，就如母親在的一般，料然安妥。祇望爹爹盡心王事，以靖群醜，則侍奉有日，萬勿以孩兒為念。”梅公道：“你既有託，我已心安，我聞中此去，七尺之軀悉聽於天矣。今夜尚圖相聚，明日便一片征帆、千里關山耳。且將酒來，我與舅舅痛飲幾杯，以敘別情。”正是：

江洲衫袖千年淚，易水衣冠萬古愁。
莫道英雄不下淚，英雄有淚祇偷流。

左右斟上酒，二人共飲了一回，不覺更深。雪太守打道回府。梅公吩咐小姐道：“你今夜收拾停當，明日好到舅舅府中去。”小姐聽了，不敢違拗，即忙打點。

次早，梅公叫兩乘轎，一乘坐小姐，一乘坐自坐，親送到雪太守府裏來。雪太守已著人伺候，接進後衙。梅公就叫如玉小姐拜了雪太守四拜，隨即與雪太守也是四拜，說道：“骨肉之情，千金之託，俱在於此。”雪太守道：“姊丈但請放心，小弟決不辱命。”如玉小姐心下興咽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祇是掩淚而已。雪太守即令治飯。梅公道：“小弟倒不敢領了，一則憑限要緊，一則已準午時解維，停不得了。”雪太守道：“暫奏一杯，聊作渭城三唱，以壯行色！”叫左右斟上酒來。雪太守奉上，梅公接了酒道：“今日與吾兄、小女一別，未知何日相逢！”雪太守道：“吉人自有天相，不日掃清小蠹，便可榮陞，不須憂慮。”一連飲了三杯，梅公也回敬一杯，就要起身。如玉小姐含淚拜別，梅公亦泣然淚下，祇得吞聲而別。正是：

世上萬般苦楚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
雪太守與梅公，直送出錢塘門方別。正是：
人事無端復雲雨，天心有意合姻緣。
待看雨散雲收後，一段良緣降自天。
未知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